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二十一回 薦解征衣施毒計 喜承王命出牢籠

話說左都禦史胡坤，前者兒子胡倫死在狄青之手，反被包公將他對釋，幾次殺他不成，如今又是狄太後內侄，當今禦戚，官封一品，那敢動他。一天孫兵部與胡禦史，並車排道，來見龐太師，計議一番。龐太師定下一計，道：‘胡賢兒與賢婿，不必心煩。老夫想來，楊宗保一連數本催討征衣，已經趕制完成，定本月十五日起運。且待老夫保奏狄青做名正解官，那石玉小畜生，也是容他不得，保薦他為副解官，好將兩條狗命，一刻傾消。’孫秀道：‘岳父大人，解送證衣，如何害得他二人性命？’龐洪道：‘賢婿未知其詳。前仁安縣王登有書到來，說他金亨驛中有魔作怪傷人，王縣丞乃老夫的門下，待吾修書一封，托他照書而行，這二畜生還不中計麼？’孫秀未及回言，胡坤道：‘石玉曾斬過白蟒怪蛇，狄青曾降伏龍馬，這兩名奴才何曾畏懼什麼妖邪？倘然此計不成，也是枉然。’龐太師冷笑道：‘我此計不成，還有奇謀打算，修書一封，寄交潼關馬總兵。此人名應龍，是吾心腹家丁保升的，一見了老夫的信，豈敢遲誤。教他如此如此，他不在仁安縣死，也必在潼關身亡，你等思此計妙否？’孫秀、胡坤聽了大悅道：‘此計大妙！’登時二人告別。到了次日，龐大師奏知聖上道：‘三十萬軍衣，已經制備完成，惟缺能員押解。臣遍觀滿殿文武，皆不可領此重任，惟狄王親、石郡馬智勇雙全，此去可保萬全。乞吾主準奏。’天子旨下：‘依卿所奏！’即旨召二英雄至金階，朝謁已畢，旨命欽賜平身，道：‘二位卿家，只因邊關楊元帥催取軍衣，以應急用，三十萬軍衣已經趕齊，惟缺英勇解官。茲有龐卿保薦二卿解送征衣，狄表弟為正解官，石郡馬作副解官，不知二卿可往否？’狄青一聞此旨，想道：又是龐洪用的奸謀，吾今若不領旨，被他笑我無能，沒此膽量。解送軍衣，也非難事，即差吾往邊關破敵也何妨。想罷，即奏道：‘臣無尺寸功勞，身受陛下之恩，不啻天高地厚，敢不遵旨而往。’天子又道：‘石卿之意如何？’石玉想：狄青已領旨，本官豈得推辭？即奏道：‘國家有事，臣下自當代勞，臣何敢忤旨？’天子又遭：‘狄卿，解送一事，律有限期，限一月解至。如違一大，打軍棍二十，如誤兩天，耳環插箭，若三日不至者，隨到隨斬。這是軍法無情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楊元帥執法，即寡人也不便討饒。卿家二人也須立定意見，可行則行，不欲前往者，待寡人另派差官解送。’數句言詞，乃聖上暗點狄青勿往之意。豈期狄青會意差了，想道：聖上也用反激，但我有現月龍駒，不消半月可至，有何懼哉！即奏道：‘臣願遵定期限，如若違誤，甘當軍法！’天子道：‘倘果誤了限期，楊元帥執法無情，必然處治，母後定然著惱，即朕也不安。’狄青道：‘臣既不誤限期，難道楊元帥還要執法嗎？’天子聽了，舒顏點頭道：‘傳旨與兵部，挑選三千銳兵，備下文書旨意。且待調回招討使曹偉，為後隊進發。’

當時狄青又想：李義、張忠二人尚留於囹圄之中，不如趁此機會，奏明聖上，將他二釋放出獄，庶不負當初結義之情，又得同伴前往，有何不妙？即奏道：‘臣啟陛下，臣未遇之時，與張、李二人在酒肆中飲酒招災，誤傷了胡公子，曾經包待制判詢明白，發於獄中。但誤傷人者，原無抵償之律，二上雖系小民，但武藝超群，不在臣下，當初結義金蘭之日，許以患難相扶。伏乞陛下開恩，旨赦二人，與臣共往邊關，以防路途險阻，或可將功抵罪。’聖上準奏，即命包拯詢明定奪。是日退朝不表。

單提狄爺回衙，坐下未久，有內役稟知石郡馬拜訪，狄爺聞言，即開中門迎接進內，分賓主坐下。只因二人乃年少英雄，情投意合，今者又共往邊關，故石爺特來拜望。當時二家人禮已畢，石爺道：‘狄哥哥，吾料龐洪薦吾二人解送軍衣，諒非好意，須要提防小心。’原來石玉年長狄青三歲，只因狄爺是王家內戚，故有少兄長弟之稱。狄爺微笑道：‘雖然龐賊群奸，設了奸謀，難困吾英雄之漢。賢弟，你若介懷畏怯，吾自抵擋。’石爺道：‘哥哥，說那裏話來？小弟豈是怯弱卑劣之夫，如懼彼奸謀百出，吾亦不願在朝為官了，一心還要報復不共戴天之仇呢！’狄爺聽了，點頭道：‘足見英雄膽量，如今須早打點動身。’石爺道：‘這也自然，還要請問，方才啟奏，這張忠、李義的緣故，請訴與弟知。’狄爺即將與二人結義，在萬花樓上打死胡公子之事，一一說知。石爺聽了，微笑道：‘哥哥既然結交兩位生死兄弟，理當救出牢籠，及早關照包大人，好教他復奏聖上。’狄爺大悅道：‘賢弟高見不差。’時交中午，狄爺款留，雙雙持盞歡敘閒談，一言難盡。

酒膳已畢，石爺謝別，隨從多人回府，內有彩霞郡主動問丈夫：‘未知聖上相宣何事？還祈達知。’石爺道：‘郡主未知其詳，只因龐大師這奸賊，在聖上駕前，薦舉本官與狄家哥哥，解送征衣往邊關應用，故有旨宣召。’郡主聽了，登時不悅道：‘君家，你今領旨否？’石爺笑道：‘君王有命，為臣豈得推辭？’郡主道：‘君家，你可知龐賊奸謀狠毒，當時已把老公公謀害了。如今又妒忌你為官近帝，猶恐君家要報復父仇，是以平地立起風波。今薦你往邊關，定然差心腹人，在前途等候暗算，要斬草除根，如何去得？’石爺道：‘郡主休得多慮，本官與狄兄乃是英雄烈漢，豈與龐賊詭謀？今既領旨，豈容推卻？即赴湯蹈火亦所不辭。郡主何用掛牽！但願平安回朝，夫妻再敘。’當時郡主花容慘淡，眉鎖不開，咬牙切齒，大罵奸賊，只得將此情由上達雙親。高王爺聞得此言，心頭大怒，郡太夫人氣忿不過，罵道：‘龐賊，萬惡奸刁，千刀萬剮，不足盡其辜。賢婿在朝，吾得相依，今又使甚麼奸謀，薦他前往邊關。吾年老夫婦，止有一女，賢婿此去，吉凶未卜。倘被奸臣害了，倚靠誰人？’勇平王也是一般愁悶。

慢表高爺不樂，再言狄太後娘娘，心中煩惱，即日宣至狄青，開言喚道：‘侄兒，緣何全無主見，只聽奸臣調弄？況今隆冬在即，朔風凜冽，大雪紛飛，倘然風雪將侄兒阻擋，違誤限期，楊宗保軍法如山，豈認得你是王親國戚，定然受虧了。教吾不勝掛念，不免待吾打發王兒伴汝同往。’狄青道：‘姑母，休得掛牽，侄兒有此龍駒，一月光陰，也能轉回。’太後想起侄兒乃是鹵直之人，即道：‘你一人自然仗了龍駒，一月可以回來，只今三千兵丁，難道都有好坐騎麼？侄兒還是不往為妙。’狄青道：‘吾乃烈烈男子大丈夫，些些小事，看得甚為平常，管教此去，即月回朝，毫無阻礙。’狄太後想道：‘侄兒乃是執性的硬漢，須由他去，只命王兒伴他同往。’原來太後愛惜狄青，一來懼龐洪暗算，二來恐他耽誤了限期，楊宗保執法無情，故要潞花王同往，可保無礙。此是婦人情愛之見，豈期狄青看得不甚介意，再三推辭。潞花王道：‘倘果然誤了限期，楊元帥豈肯諒情，況且又是龐洪所薦，不知他又玩用什麼陰謀？莫若待弟伴你前往，方可無慮。’狄青聽得厭煩了，即言道：‘姑母娘娘，侄兒性命只付於大，或死或生，自有定數。若仗姑母千歲勢頭，壓制別人，反被群奸曬笑，非為丈夫。’說罷，辭別娘娘回衙去了。

當時太後娘娘想下一個主意，即傳懿旨，往天波無佞府，宣召余氏老太君。旨下，余太君不敢停延，即離天波府駕鑾車徑至王府，恭朝太後，三呼行禮。狄太後命宮娥扶起，賜坐於旁，余太君開言道：‘不知太後娘娘宣召，有何懿旨？’太後道：‘勞太君到來，只因侄兒狄青，小小年紀，初仕朝廷，不知厲害，領了當今之令，解送軍衣前往邊關。但此去只愁關山險阻，雨雪連綿，違卻限期，只恐令孫執法森嚴，有乾未便。’余太君聽了道：‘原來娘娘為此掛懷。何不先傳懿旨到邊關，吾孫兒怎敢違卻？’太後道：‘吾的旨意，不如太君的手書更有效力，故而請你到來商議，由太君作書一封，由吾侄親投與令孫，即便途中耽擱幾天，也無妨了。’太君道：‘折枝小事，有何難處，待臣妾就此修書。’太後大喜，即喚宮娥取到文房四寶，余太君舉筆，大意只言：‘狄欽差領旨解送軍衣，因他是太後娘娘嫡侄，狄門繼後一人，倘然違了日期，須要看太後娘娘金面，從寬不究，凡事周全。’書罷，送與狄太後，太後看畢，欣然喜悅。當日余太君不曾帶得圖印，立即差人到天波府取了珍藏印鑒，打上封面。太後娘娘收藏過，即排宴相待，余太君領謝了，少停回歸天波府而去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狄青是日打道親自去見包公，只為張、李弟兄，商請包公明察，從寬復奏之意。包公道：‘下官原知二人可為武職，今得狄王親奏明聖上，下官可以從寬復旨。但王親此去，押解征衣，是龐賊薦的諒有奸謀，路途須要提防。倘然途險阻隔，誤了批期，楊元帥執法無情，不認你是王親國戚，定然正法不饒。如今下官預修書一封，你且帶在身旁，倘違了限期，關中有禮部文員，此人姓範名仲淹，可將此書投送，自有照應。’狄青領書稱謝，登時告別回衙。

次日，包公上朝，奏明聖上道：‘張忠、李義二人，果無抵償之罪，實乃誤傷人命。二人現仍禁獄中，等候聖旨，再行釋放。’聖上道：‘胡倫既是跌撲而死，焉能牽連張、李二人抵罪，今準狄青之奏，恩赦二人，護從押解征衣，將功抵罪，回朝賞勞升職。’

”包公領旨。當時氣得龐、孫、胡三奸咬牙切齒，深恨包公開釋二凶，料想狄青先奏明二人護解征衣，再奏聖上思準。

當日退朝，有包公回衙，釋出張忠、李義，二人拜謝包大人，包公言道：“狄青是太後內戚，今已官居九門提督，你二人是他保奏出獄，可到衙門拜謝。”二人聽了，喜從天降，拜別包大人，一路飛奔提督衙門而來。狄爺忙吩咐兩旗牌官，引進二人，沐浴更衣，然後進了中堂。三人晤會，彼此欣然。狄爺道：“二位賢弟請坐。”張忠道：“如今哥哥是王親大人了，我們何等之人，焉敢望坐？”狄爺道：“此言差矣！想當初結義之時，各願苦樂相均，患難相濟，豈料禍生不測，致二位賢弟身禁囹圄之中，為兄非但不能同患難，亦不能早為解紛，今始脫罪，伏望賢弟大度海涵，不怪愚兄。”

不知張、李二人聽了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